

记得在我的青年时期，每逢中秋佳节总会向往徐家汇附近的桂林公园那扑鼻而来的芳香，向往去康健园里划划那如月的小舟，但这对于当时家住市南一侧的我，由于路途遥远，只能把它当做一场奢侈的梦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为上海大变样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阮崇武同志，在其赴苏求学期间，那四通八达的莫斯科地铁系统留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了解决当时上海市“交通难”问题，阮崇武同志提出了“加快上海地铁建设和组建上海地铁公司领导班子的建议”，并很快得到了当时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赞同。那时，我正被借调在市委整党办公室工作，有幸选进了新组建的上海市地铁公司领导班子里任职。由此，开始了我与上海地铁长达近三十年的不解之缘。

实际上，上海地铁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已开始酝酿规划，60 年代开始研究试验，70 年代开始工程实践。

上海的地铁建设是上海开埠以来最大的市政工程项目，时任上海市领导的江泽民、朱镕基等同志及时地提出了引进外资等战略决策，并经过反复权衡后决定选用当时的西德政府（那时东西德尚未统一）贷款，并就此开启了重大市政工程引进和利用外资的范例。1990 年 1 月 19 日，国务院正式下达了上海地铁一号线建设的开工令，全面拉开了上海地铁建设的帷幕。

根据当时工程总体规划要求，并充分考虑了该工程建设过程的难易程度，上海地铁一号线工程建设被分为了南、中、北三段工期。首先开工的是位于南段的“新龙华”（后延伸至锦江乐园站）至“徐家汇”，全长 6.6 公里。

南段工程建设非常艰巨。根据规划，当时地铁建设要与衡山路下立交，以及上体馆车站的上立交同步建成，这对上海地铁建设为了解决当时上海市“交通难”问题，阮崇武同志提出了“加快上海地铁建设和组建上海地铁公司领导班子的建议”，并很快得到了当时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赞同。那时，我正被借调在市委整党办公室工作，有幸选进了新组建的上海市地铁公司领导班子里任职。由此，开始了我与上海地铁长达近三十年的不解之缘。



将会给徐家汇地区留下很大遗憾。我们接受了挑战，宁可把徐家汇地铁站往下挖得深些，把上体馆站的桩基打得深些，最终顺利同步完成了这项建设工程。

在建设徐家汇车站时候，我们碰到了位于地铁旁边建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藏书楼”，这是一座融入中西文化的两层优美建筑，它也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在建设徐家汇地铁站之初，曾有计划要动工，但最后考虑到这幢建筑放在原址有较高文物价值，且内部藏书都是极为珍贵的，搬迁会对藏书楼造成不可估量损失。

为了让这个经历了一百多年风雨的古老历史建筑不因地铁站建造而毁坏，我们与施工单位一起排出了多个施工方案和应对措施，最终顺利完成了这项同步建设的保护任务，为国家节省了大笔动迁费用。更值得庆幸的是，

我和徐家汇的故事”征文

徐汇·中凯城市之光特约刊登

钓鱼、徒手抓鱼、撒网打鱼、放干水捉鱼，是四种最常用的抓鱼方法。我曾去杭州临安西天目山区插队。山区平日小溪清清，但每遇大雨，溪水黄黄，流水如黄河奔腾咆哮。小溪鱼小但特灵活，这四种最常用的方法却失灵。山区人为了吃鱼想出两个绝活。

一是将生石灰倒于溪中，溪水遇石灰会发出热量，水虽不至于沸腾，但瞬间热量使鱼昏迷，人们只要捡鱼就是。此方法人们多在恰生石灰买多时偶然使用，后来有了农药鱼藤精就失控了。鱼藤精，又名毒鱼藤，是一种植物根部提取的一种杀虫剂，诡异的是其只对鱼等水生生物有毒性，但对人畜无害。一些山区人用它来毒鱼。一瓶下去往往一条溪几十米上下鱼都朝天了，这对水体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所以用鱼藤精抓鱼都是偷偷摸摸的，名声与偷鱼差不多。

还有一种方法倒是正大光明的，就是扛着榔头去抓鱼。

那日隔壁阿宝为了给老婆催奶，扛起十八磅榔头背起鱼篓说去抓鱼，我听着新鲜，便跟着他来到大溪。他下溪，对准溪中一块孤立于水中的岩石猛地就是一榔头。只见藏在水下石缝中的七八条小鱼受到震动顿时昏迷飘上水面，他忙招呼我捡鱼。然后他又对准其他岩石猛敲。每块石头下面有多少鱼，敲的人完全不知道，有时会涌出十几条，有时一条也无。鱼大多并没有死只是暂时昏迷了，在约百多平方米的溪滩，溪水不疾不徐地流着，水只有尺余深，捡鱼的人往往比敲石的人要忙，因为稍不注意，鱼就会随水漂走。有时你走到鱼前，鱼像打瞌睡被突然惊醒似的“嗖”地游走了。

不知不觉中太阳下山了，阿宝的鱼篓装了不少战利品，我还做他的“跟班”回村。

藏书楼部分建筑横跨在了地铁徐家汇车站 7 号出入口上方且与地铁出入口形成了巧妙衔接，相得益彰，更成就了上海地铁建设史上特有的一道风景线。

南段地铁建设，当时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就是要确保地铁隧道盾构推进工程如期顺利地处于上体馆附近地面的“沪杭铁路”下安全穿越。且又不能丝毫影响到繁忙的“沪杭铁路”正常运营。这项工程的推进当时也曾牵动了市区各级领导，我们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勇敢探索，科学攻关并大胆实践，最终顺利地确保了“沪杭铁路”在不间断运营下，地铁盾构首次安全穿越。

1993 年 5 月 28 日，地铁一号线南段建成开通那天，徐家汇周边的居民奔走相告，像过节一样兴奋。区政府还专门组织了周边学校学生到车站里载歌载舞热烈庆祝，并组织了部分市民乘坐观摩。

这些年经过改革开放的大建设，如今的徐家汇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港汇广场、美罗城、汇金百货等高耸入云的大厦商场鳞次栉比，立体交通穿梭其间，包括 1、9、11 号线在内的三条地铁线路在地底下互相交汇，迎来送往全国乃至世界的各方客流。据统计，在现行的上海地铁运营网络中，徐家汇地铁站已经成为上海地铁网络运行信息量最大、运行最为繁忙、载客量最大、高峰小时运载强度最大的车站之一。地铁给徐家汇注入了生机，给徐家汇带来了繁荣！

蓦然回首，夜幕下的徐家汇霓虹璀璨，流光溢彩，她犹如一盏光芒四射的夜明珠把夜晚的徐家汇装扮得更加耀眼和美丽。我深为徐家汇的大变迁而感到欣慰，更为自己能曾经参与与这座城市建设而感到无比自豪。

陈子昂很有才，写了很多诗，品质上乘，可惜寄阁蒙尘，不为世人所知。有才华而不能出名，这令陈子昂很焦急烦躁。幸好他有钱，有钱可以办很多事。他决定花钱造势，秀一秀。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他得知京帅有人拍卖一把古胡琴，起价一百万。这样的天价，就是见多识广的长安人也会吐舌的。陈子昂跑到竞拍现场，走到琴前，相了一相，连称好琴，遂大呼随从找车把钱运来，当场把琴买下了。众人好奇，不知一个读书人花巨款买琴干嘛。陈子昂说自己住在附近的新阳里，请大家明天来看他弹奏胡琴，供应酒食，并请京师名流到场互动云云。因有免费酒食，又能见到名人，众人奔走

袁兆寿
小白兔乖乖，把门儿开开
(五字俗语)
昨日谜面：念念不忘(二字常用词)
谜底：强记(注：四十曰强，见《礼记·曲礼上》)

北京中高考方案近日披露，2016 年起，高考语文分值将从 150 分提高到 180 分，英语将由 150 分降低至 100 分。

听闻此讯，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不由得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想当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后随着改革开放出国热，演变成“学好‘英语希希’，走遍南北东西”。“语数外”三门主课，语文看似排在第一位，其实，天地良心，甭说“第三世界”，就连“第四世界”都挨不上边——每逢考试复习课时紧缺，号称“老大”的语文课迫于无奈，只得主动“识相”地“让贤”于其他主课，这是国人都知道的潜规则。甚至理、化老师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来“抢”你的语文课。于是，鄙人



早几年，《小草》这首歌很流行，我也很喜欢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前几天到小区去锻炼，我见到了那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春风吹绿了它，阳光照耀了它，但河流、山川没有哺育它，大地母亲也没有把它紧紧拥抱。因为它生长在一根离地一尺多高作为路桩的白铁管子里，扎根在管子内一小撮泥土之中。

不知道这棵小草的种子是如何飞到这根白铁管里去的。是风吹进去的？还是小鸟叼进去的？草籽，风吹便飞，鸟叼便走，作为没有定性的存在，常被人们用来形容无法掌握的东西。然而，这撒不住的种子，随遇而安，为了向往阳光，为了达到生的目的，无论生存条件怎样恶劣，只要有一点泥土它就能生根发芽，它的长势，一点也不逊色被大地母亲紧紧拥抱的“伙伴们”。在小区的偏僻处，它树立了一尊生命礼赞的“雕塑”。

我是个截瘫病人。截瘫病人由于病情严重，病期无限，逐渐被边缘化。走过一个残疾人崎岖、困苦的痛苦之路后，留下一个残疾人披荆斩棘、悲欢交加的人生履痕。我想说的心里话是：我应该跟那棵小草一样，尽管它远离“伙伴”，但它仍旧顽强生长。残疾使我处于弱势，但并不影响我生命的质量，我始终与健全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跑，只有残疾的淡化，才有人生的崛起。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生命不过是手中的弓，而你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是那支被你射出的箭。

我喜欢这株小草，为它立此存照！

杨子明
陈子昂砸琴
告，一时巷间皆闻。次日早，陈子昂住处人山人海，人们来赴音乐会，蹭酒食，顺便看热闹。待众人酒足饭饱，子昂走到胡琴前，慷慨陈言：“我陈子昂，赋诗作文百余卷，从四川来到京师，十年间无人知，默默无闻。我哪懂弹什么琴，只想让世人知道我的诗赋，知道我陈子昂而已！”言罢将胡琴举起，砸个稀烂！陈子昂真的出了名了，历一千四百年后我们仍然知晓就是明证。很多的名气不就是用钱砸出来的么！你弄清楚了就会明白，要出名也不是很难。

民间传言：沪西留有西楚霸王项羽的虞姬遗迹。有文字记载：虞姬为江苏沛阳人，虞姬墓在安徽宿州市灵璧县。又有人说：虞姬是浙江绍兴人，西施故里诸暨和书法圣地兰亭相近处有虞姬庙。今日沪西有一条“虞姬墩路”，传说这是虞姬曾经生活在上海新泾、嘉定一带的遗迹。虞姬，名妙女。传说当时霸王别姬，相约此战之后两人到江东楚地春申君故地（即今日黄浦江畔）团聚。一名侍卫受命护送武艺高强的虞姬从小路潜行，悄悄穿越了汉军十面埋伏封锁线。后来，霸王率领军队大张旗鼓奋勇杀出，突围至乌江，却发现部下将士全都阵亡了，只剩自己一人一骑，感叹“无颜见江东父老”，遂自刎而死。虞姬闻讯，誓为西楚霸王项羽复仇，与居住江东的两姐妹和其他追随者一起，继续抗敌，

“阿必大”应该翻身
张高炜

默默告诫自己，要“夹着尾巴做语文教师”。而今做惯“阿必大”的中文好像要翻身做主人了，至少理论上可以比洋文更“主课”了吧！这个新方案的出台，充分体现了语文的基础性和作为母语学科的重要地位，无疑是非常正确，而且非常必要的！

作为母语的语文学科，是学习一切学科的工具和基础。学不好语文，一切学科都搞不明白。我一直有点想不通的是，在现行教育考试体系中，英语学科的所占分量真是不



克勒门的朋友，听起来很浪漫亦很温暖。那天，有个素未谋面的影迷朋友来电，想邀我参加一个圣诞节的活动。她说：“我在克勒门的活动中见到过你。”我立即下意识地回道：“那好啊，我们都是克勒门的朋友呀！”她在电话那头笑起来：“对，对，克勒门的朋友。”我于是想，如果这个称谓能传播开来倒也不错。

能踏进这样一个松散形的艺术沙龙式的圈子，是我的荣幸。不仅因为发起人陈钢老师有他独特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也因为这里的气氛实在是好极了。我切实感觉到，来到这里的朋友，内心深处都有一份对崇高对艺术的虔诚向往。特别是那些从事音乐工作的朋友尤让我感触很多。

那天，我为社区合唱求助作为嘉宾的上音院副院长。他认真听取了我的诉求，第二天就来电落实，让我去找指挥系主任。这位院长挺“和气”，我把这“和气”二字打上引号，因为这和气并不仅仅是态度和蔼，而是出自内心的一种平和之气。陈钢老师当然更不用说了。有一回，我好奇地探问，当初“梁祝”到底是怎么写成的？他居然淡然道：“那时候年轻，稀里糊涂就写出来了。”如此平和淡然，那不是一种境界吗？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艺术家的风范。

大概克勒门活动的发起者并未把目标定得很高，他们只是愿拿出好东西与大家分享，慢下来，心平气和、干干净净地品赏，向老上海经典的好玩意儿、好传统真诚致敬而已。现在这年头，粗鄙低俗日益泛滥，在克勒门聆听音乐，让我有“如听仙乐耳暂明”的感觉。当然听的不是仙乐，还是人间的音乐，但那音乐会让你心里纯净。

你看，有一次，克勒门居然设立了一个久违了的口琴演奏的主题。其实，在老上海吹奏口琴亦曾是时尚，是上海滩上一道特殊的风景。这些口琴协会的艺术同行矢志不移，几十年来坚守这块艺术阵地，一个小小乐器蕴含着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

而在七夕这天下午的茶聚会中，大出我的意料，压轴访谈的竟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他平实实地讲述他和他爱人的情感故事。老先生和他的爱妻曾经是一腔热望预备和新生的共和国同甘共苦的，然命运还是无情地把他如一粒沙子般抛往天涯海角，这一流放就是几十年。一年一次的夫妻相会，正如鹊桥上的牛郎织女。所幸，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任何挫折和磨难在他们面前都不堪一击。后来，他太太因病先他而去，但在年过八十的老先生心里，他的心人永远是年轻的。并非专业学绘画的他开始一幅一幅地作画，描绘他和他太太的情感经历，那画也朴实实，情真意切。故事讲完了，老先生情不自禁走向钢琴，现场弹奏起来，这也是在老伴去世之后他才学的。《魂断蓝桥》的优美旋律在安静的会场上空缓缓响起……

谢谢克勒门如此精心的安排，给予我们这些过来之人以人生的回味；而对今天的年轻人呢，不要说启迪，这只是长辈对后辈展现的心灵历程——岁月磨砺过的心灵，就像美玉，温润而坚强。

做克勒门的朋友，真好。

后，沪上乡民筑墓建庙纪念这位巾帼英雄。阅地方志，清道光年间，当地人张化麒在申城西北的吴淞江（苏州河）畔“双泾”处建虞姬庙，咸丰年间毁于战火，同治年间重建，上世纪 50 年代初，改为一所小学校舍。沪上旧有“虞姬墓”，原址在今上海新泾地区苏州河边姚家宅一带。上世纪 50 年代末，尚存虞姬之墓残碑。时人称为“虞姬墩”，俗言“野鸡墩”。沪西现有一条“虞姬墩路”。沈学渊诗：汉殿秋风雌雉啼，江东杯土拜虞兮，项刘不是争墩客，谁把墩名误野鸡？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



克勒门的朋友
童自荣